

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中的禪教觀

陳士強

唐代，禪宗興起，佛教遂分爲禪和教兩大系統。「教」，指的是用經典文字載錄的方式傳下來的釋迦牟尼的言教，凡是以研

習佛典的文句和義理爲主的宗派，如三論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、法相宗、律宗都屬於「教」的系統。「禪」，特指通過以心傳心的印證方式傳下來的「佛心」，它不假言語文字，以單刀直入、直徹心源爲究竟，禪宗便屬於這一系統。由於當時「講者（指教派）偏彰漸義（即主張漸悟成佛），禪（指禪宗）偏播頓宗（即主張頓悟成佛），禪講相逢，胡越之隔。」（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卷一）「修心者（禪宗）以經論爲別宗，講說者（教派）以禪門爲別法。聞談因果修證，便推屬經論之家，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；聞說即心即佛，便推屬胸襟之禪，不知心佛正是經論之本意。」（同上）不但禪宗與教派互相非毀，而且禪宗內部各派也互相排斥。這種情況使得唐代華嚴宗大師宗密十分擔慮。於

是，他「先錄達磨一宗，次編諸家雜述，後寫印一宗聖教。」（卷四）編集了《禪源諸詮集》一百卷。

《禪源諸詮集》共收集了著名禪師有關禪理的論述近一百家，有法語、文章、論述等，宗密自己爲之序。後來，這一百卷的集子逸散了，只有爲集子作的總序流傳至今，它就是有名的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，又稱《禪那理行諸詮集都序》，凡四卷。書名中的「都序」即是「總序」的意思。

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以和會禪、教爲宗旨，對禪、教兩派以及兩派內部的不同派別在學說上的異同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論述，各卷的主要內容如下：

卷一：對《禪源諸詮集》的名義、禪的性質和分類進行了論述，並從十個方面闡述了禪宗與經論的關係。

作者首先對《禪源諸詮集》以及它的別名《禪那理行諸詮集》進行了解釋。說：

「《禪源諸詮集》者，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，集爲一藏，以貽後代，故都題此名也。「禪」是天竺之語，具云「禪那」，中華翻爲「思惟修」，亦名「靜慮」，皆定慧之通稱也。「源」者，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，亦名「佛性」，亦名「心地」。悟之名慧，修之名定，定慧通稱爲「禪那」。此性是禪之本源，故云「禪源」，亦名「禪那」。「理行」者，此之本源是禪理，忘情契之是禪行，故云「理行」。然今所集諸家述作，多談禪理，少談禪行，故且以「禪源」題之。」

宗密認爲，一切衆生的本性，也可稱爲「法性」、「如來藏識」、「佛性」、「心地」，它是諸佛萬德的本源，菩薩萬行的根本，衆生迷悟的根源。佛教的一切修行不超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這「六波羅蜜」（又譯「六度」）的範圍，而禪定乃是六度中的一度，排行第五。因此，不能把衆生的修行歸結到「禪定」一項上去。「然禪定一行，最爲神妙，能發生性上無漏智慧。一切妙用，萬德萬行，乃至神通光明，皆衆定發。故三乘學人，欲求聖道，必須修禪，離此無門，離此無路。至於念佛求生淨土，亦須修十六觀禪、及念佛三昧、般舟三昧。」

在論述了禪的重要性之後，宗密進一步指出，衆生的眞實本性是「不垢不淨、凡聖無差」的，但禪定則是有淺有深，有着等級的差別的。大體上可以分爲五種：

「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，是外道禪；正信因果，亦

內明

第二五一一期目錄

特稿	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中的禪教觀……陳士強…… 3
專論	有爲是體無爲是用……單培根…… 9
法海拾貝	法的研究……蔡惠明…… 11
特稿	佛教與中國版畫藝術……徐小蠻…… 16
專論	畧論漢代佛教神仙化……道元…… 25
特稿	唐代帝王與佛教關係綜論（下）……湛如…… 31
筆譚	優婆塞戒經研習之十八 談聲聞、緣覺、佛三者差別……智銘…… 38
畫頁	封面：唐代（天龍山）菩薩頭像 面裏：敦煌257窟 須摩提女緣品 底裏：敦煌257窟 飛天 封底：布袋和尚

以欣厭而修者，是凡夫禪；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禪；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者（上四類，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。——原注）；若頓悟自心，本來清淨，元無煩惱，無漏智性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，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禪，亦名如來清淨禪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。」（卷一）

以菩提達磨為東土初祖的禪宗，所傳的是第五種禪法——「最上乘禪」（又名「如來清淨禪」）。

佛教經論所講的義理，歸結起來是：「法、義、因、果、信、解、修、證」這八個字。而禪宗提倡的是發明本心，頓悟成佛，「今習禪詮，何關經論？」為此，宗密從十個方面進行了辨析：

「一、師有本末，憑本印末故；二、禪有諸宗，互相違阻故；三、經如繩墨，楷定邪正故；四、經有權實，須依了義故；五、量有三種，勘契須同故；六、疑有多般，須具通決故；七、法義不同，善須辨識故；八、心通性相，名同義別故；九、悟修頓漸，言似違反故；十、師授方便，須識約病故。」（卷一）

宗密認為，佛教各個宗派的始祖都是釋迦牟尼，「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，諸佛心口必不相違」，因此，經與禪從根本上來說，是一致的，並不存在矛盾。在印度，也沒有「講者（指習經者）毀禪，禪者毀講」的情況。菩提達磨來華以後，看到此方學人拘泥於經典的名數事相（概念義理），為了讓他們知道佛法的真諦在於「心」而不在於經典文字，就像用手指指月亮，其目的是為了讓人看到月亮，而不是看手指，於是強調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」。菩提達磨的本意是為了破除世人的偏執，並非是說離

開經典文字就能得到解脫。達磨本人多次稱讚《金剛》、《楞伽》二經，並說：「此二經是我心要」，也說明了這一點。因此，禪宗必須與經論相配合，教派必須與禪法相聯繫，做到「以教觀心，以心解教」。

再從禪宗內部的情況來看，禪宗內部的不同派別將近百家（這是宗密從學術上分辨而言的，若就傳承的系統而言，並沒有這麼多），主要有十家：「謂江西（道一）、荷澤（神會）、北秀（神秀）、南旻（智旻）、牛頭（法融）、石頭（希遷）、保唐（無住）、宣什及稠那（惠稠、求那）、天台（智顛）等。」這十家中，「有以空為本，有以知為源；有云寂默方真，有云行坐皆是；有云見今朝暮，分別為作，一切皆妄。有云分別為作，一切皆真；有萬行悉存，有兼佛亦泯；有放任其志，有拘束其心；有以經律為所依，有以經律為障道。」為此之故，須用佛語來加以和會，使他們「各忘其情，同歸智海」。這好比繩墨：「繩墨非巧，工巧者必以繩墨為憑；經論非禪，傳禪者必以經論為準。」

卷二：將禪宗分為三宗，教派分為三教，對它們學說特點分別進行介紹，並作對配。

宗密認為，禪宗的派別可以歸納為三宗：

一、息妄修心宗。「說眾生雖本有佛性，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，故輪迴生死。諸佛已斷妄想，故見性了了，出離生死，神通自在。」

此宗主張，依照祖師的言教，背境觀心，息滅妄念。「念盡即覺悟、無所不知。如鏡昏塵，須勤勤拂拭，塵盡明現，即無所不照。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，遠離憤鬧，住閑靜處，調身調息，跏趺宴默，舌拄上齶，心注一境。」屬於這一宗的有智旻、

神秀、無住、宣什等禪師及其門下。

二、泯絕無寄宗。「說凡聖等法，皆如夢幻，都無所有，本來空寂，非今始無。即此達無之智，亦不可得，平等法界，無佛無衆生，法界亦是假名。」

此宗認爲，沒有佛法可修，也沒有佛可作。所有的造作都是迷妄。只有了達本來就沒有什麼事情存在，心無所寄托，才能免生顛倒之念，獲得解脫。屬於這一宗的有希遷、法融、道欽諸家。

三、直顯心性宗。「說一切諸法，若有若空，皆唯眞性。眞性無相無爲，體非一切，謂非凡非聖，非因非果，非善非惡等。」

此宗認爲，一切事物的相狀都是由人的眞性（又稱「心性」）變現的，眞性本身是中性的，即非有也非空，即非凡也非聖，但是由眞性這一本體發生的作用，則能現色現相，成凡成聖。在如何看待心性的問題上，此宗又存在二說：一說認爲，佛性體現在衆生的一切言語造作中，無論是貪瞋慈忍，還是造善惡受苦樂，都是佛性。衆生本來就是佛，除此以外別無佛。因此，不必發心修道，因爲「道即是心，不可將心還修於心；惡亦是心，不可將心還斷於心。不斷不修，任運自在，才名解脫」；另一說認爲，佛教的聖賢都說「諸法如夢」，這中間當包括人的意念和外部的境物。因此，無論是「妄念」，還是「塵境」都是空的。能夠知道這一點，便是衆生的眞性。「覺諸相空，心自無念，念起即覺，覺之既無，修行妙門，唯在此也。」

再說教派，也可以分爲三種：

一、密意依性說相教。此教下分三類：

(1) 人天因果教。「說善惡業報，令知因果不差，懼三途

苦，求人天樂，修施戒禪定等一切善行，得生人道天道，乃至色界、無色界，此名人天教。」這是對衆生說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勸衆生修持一切善行，以求得來世免墮爲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（「三途」），而能轉生人間和天上的教法。

(2) 說斷惑滅苦樂教。「說三界不安，皆如火宅之苦，令斷業惑之集，修道證滅。」這是較人天因果教更深一個層次的教法。此教認爲，無論是人還是天（天神），仍然沒有超出三界（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）的範圍，而三界雖然有優劣等次的差別（「六道衆生」中的人、阿修羅、餓鬼、畜生、地獄都處於欲界，只有天才按不同的等次分別處於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之中），但都是烘烤衆生的「火宅」。對衆生來說，每個個體都是由「五蘊」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湊合而成的，這中間沒有一個獨立的穩定的自體（即「人空」、「人無我」），「身則生老病死，死而還生」；對三界來說，「界則成住壞空，空而復成。」這就造成「劫劫生生，輪迴不絕。」此教的宗旨，便是勸誘衆生斷滅一切煩惱惑業，證得「人空」的眞諦，乃至在死後超出三界，進入不生不滅的永恆寧靜的涅槃境界。

(3) 將識破境教。「說上生滅等法，不關眞如，但各是衆生無始已來，法爾有八種識，於中第八識，是其根本，頓變根身器界種子，轉生七識，各能變現自分所緣。」此教認爲，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都無一例外地具有八種心識，其中第八識「藏識」（又稱「阿賴耶識」）是最根本的識體，它蘊藏着變現人的身體器官（「根身」）和外部環境及事物（「器界」）的種子，能夠轉生其他七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），而七識又能變現出各自接觸的對象。

上述三類教法中，「人天因果教」和「說斷惑滅苦樂教」爲

《阿含經》和小乘論《大毗婆沙論》、《俱舍論》等中所說，而「將識破境教」則為《解深密經》等大乘經、《瑜伽師地論》和《唯識論》等大乘論所說。特別是「將識破境教」它與禪門「息妄修心宗」而相扶會。「(息妄修心宗)以知外境皆空，故不修外境事相，唯息妄修心也。息妄者，息我法之妄；修心者，修唯識之心，故同唯識之教。」

二、密意破相顯性教。「說前教中所變之境皆虛妄，能變之識豈獨真實？心境互依，空而似有故也。且心不孤起，托境方生；境不自生，由心故現，心空即境謝，境滅即心空。未有無境之心，曾無無心之境。如夢見物，似能見所見之殊，其實同一虛妄，都無所有。諸識諸境，亦復如是，以皆托衆緣，無自性故，未曾有一法。」此教與前面所說的「將識破境教」相反。「將識破境教」認為外境是由心識變現的，故外境是虛妄的，而心識(尤其是第八識)則是真實的，因此它主張破境而不破識。而「密意破相顯性教」則認為，心境是互相依賴，互為因緣的，心識依托外境而生，外境依靠心識而顯，既然外境是虛妄的，那麼心識也不可能是真實的。因此，主張外境和心識，客體和主體都是托緣而生的無自性的東西，都是虛妄的、空的。大乘佛教中的《般若經》以及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廣百論》等論持這種觀點。「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。」

三、顯示真心即性教。「說一切衆生，皆有空寂真心，無始本來性自清淨。明明不昧，了了常知。盡未來際常住不滅，名為佛性，亦名如來藏，亦名心地。從無始際，妄想翳之，不自證得，耽著生死。大覺(指釋迦牟尼)啟之，出現於世，為說生死等法一切皆空，開示此心全同諸佛。」

此教認為，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，就有自性清淨之心，這顆

清淨心，即使到了將來也永遠不會死滅，它就是「佛性」「如來藏」，即成佛的本因。但是，衆生由於受了妄想執著的障翳，自己無法自我證知，需要佛作開示方能恍然大悟。大乘中的《華嚴》、《密嚴》、《圓覺》、《佛頂》、《勝鬘》、《如來藏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等經，和《寶性》、《佛性》、《起信》、《十地》、《法界》、《涅槃》等論，雖然在頓悟成佛還是漸悟成佛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說法，但都主張通過開示而顯現衆生本來就有的清淨心，因而都屬於這一教。此教「全同禪門第三直顯心性之宗」。

卷三：詳細地辨析了空宗與性宗(即「有宗」)的差異，以及對頓漸法門的看法。

宗密認為，卷二講的三教「攝盡佛一代所說之經，及諸菩薩所造之論」。如果仔細推敲的話，則三教說的道理全殊，第一教與第二教是「空有相對」，第一教與第三教是「性相相對」，第二教與第三教是「破相與顯性相對」，因此，說它們是一回事是不對的。由於三教都是圍繞空有問題展開的，大乘佛教中的兩大派別「空宗」(即中觀派)和「有宗」(即瑜伽行派)也是基於對空有的不同理解建立的(空宗主張心境皆空，有宗主張境空心有)。於是，宗密特地從十個方面揭示了空宗與性宗(即「有宗」)的區別：

(1)法義真俗異。「空宗緣末顯真靈之性，故但以一切差別之相為法，法是俗諦，照此諸法，無為、無相、無生、無滅、無增、無減等為義，義是真諦。」「性宗則以一真之性為法，空有等種種差別為義。」

(2)心性二名異。「空宗一向目諸法本源為性，性宗多曰諸法本源為心。」

(3) 性字二體異。「空宗以諸法無性爲性，性宗以靈明常住不滅之體爲性。故性字雖同，而體異也。」

(4) 眞智眞知異。「空宗以分別爲知，無分別爲智，智深知淺；性宗以能證聖理之妙慧爲智，以該於理智，通於凡聖之靈性爲知，知通智局。」

(5) 有我無我異。「空宗以有我爲妄，無我爲眞；性宗以無我爲妄，有我爲眞。」

(6) 遮詮表詮異。「遮謂謹其所非（即作否定性表述），表謂顯其所是（即作肯定性表述）。又，遮者揀卻諸餘，表者直示當體。」「空宗之言，但是遮詮（指全是否定）；性宗之言，有遮有表（指有否定，也有肯定）。」

(7) 認名認體異。「謂佛法、世法，一一皆有名體。」「空宗、相宗，對初學及淺機，恐隨言生執，故但標名而遮其非，唯廣以義用而引其意；性宗對久學及上根，令忘言認體，故一言直示。」

(8) 二諦三諦異，「空宗所說世間，出世間一切諸法，不出二諦，學者皆知，不必引釋；性宗則攝一切性相及自體，總爲三諦：以緣起色等諸法爲俗諦，緣無自性諸法即空爲眞諦，一眞心體、非空非色、能空能色爲中道第一義諦。」

(9) 三性空有異。「三性，謂徧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。」空宗云：諸經每說有者，即約徧計、依他。每說空者，即是圓成實性，三法皆無性也。性宗即三法皆具有空心之義，謂徧計，情有理無。依他，相有性無。圓成，情無理有，相無性有。」

(10) 佛德空有異。「空宗說佛以空爲德，無有少法，是名菩提。色見聲求，皆行邪道。」「性宗則一切諸佛，自體皆有常樂

我淨，十身十智眞實功德，相好通光一一無盡，性自本有，不待機緣。」

宗密認爲，雖然空宗與性宗有上述十個方面的差別，但又有相通之處，即都是佛陀的言教，「三教三宗，是一味法」。故他提出，「須先約三種佛教，證三宗禪心，然後禪教雙忘，心佛俱寂。俱寂，即念念皆佛，無一念而非佛心；雙忘，即句句皆禪，無一句而非禪教。」如此就不會拘泥於門戶之見，達到通融。從這個觀點出發，無論是教法中的顯教漸教，還是禪法中的頓門漸門，都是針對衆生的不同根機說的，「法無頓漸，頓漸在機者」。因此，無論頓悟成佛還是漸悟成佛，雖然在說法上有一定的差別，但從最終都能成佛這一點來說，又是相通的。

卷四：論述從不覺到覺，從迷到悟的修證方法。

宗密認爲，無論是六道凡夫，還是三乘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）聖賢，都具有「靈明清淨一法界心」。「隨迷悟之緣，造業受報，遂名衆生；修道證眞，遂名諸佛。」此一心，具有眞如、生滅二門：

「謂由眞不變，故妄體空，爲眞如門；由眞隨緣，故妄成事，爲生滅門。以生滅即眞如，故諸經說無佛無衆生，本來涅槃，常寂滅相。又以眞如即生滅，故經云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衆生。既知迷悟凡聖在生滅門，今於此門具彰凡聖二相，即眞妄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爲阿賴耶識。」（卷四）

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倡導的這些禪教會通的思想，對唐以後佛教各宗派之間的相互貫通和促進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。

（完）